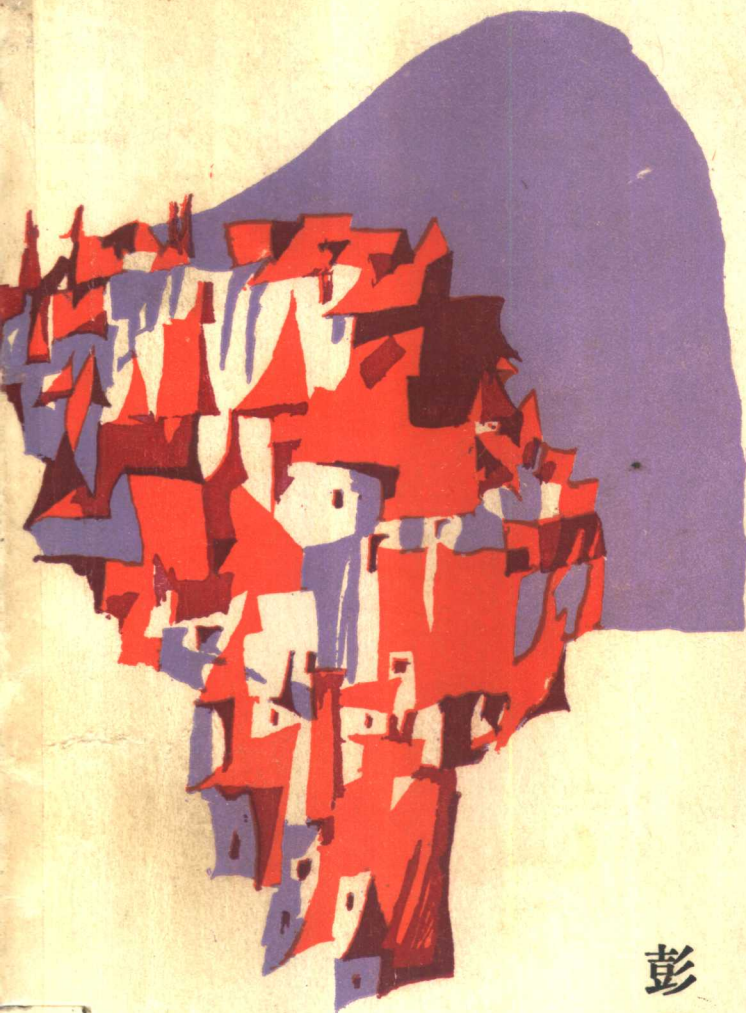


风流怨心

彭见明 著





2 034 4183 7

风流怨

彭见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 蛟

封面设计：李 欣

风 流 怨

Feng Liu yuan

彭 见 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11 12/16 · 插页 3 · 字数 249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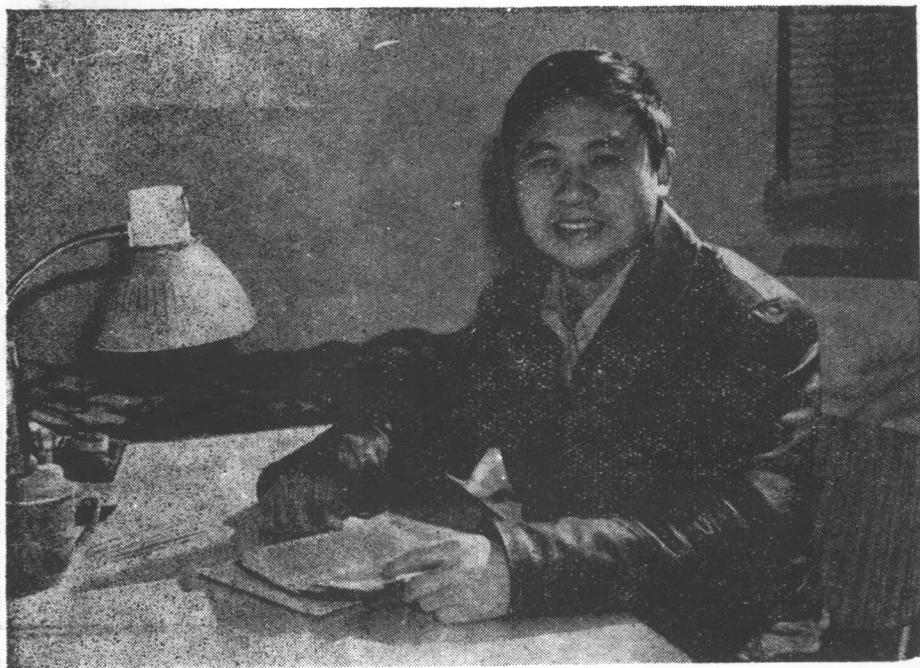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658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41

定价：2.30 元

ISBN 7-5317-0030-1/I·31



彭 见 明 近 影



一只颤颤抖抖的大手，划燃了一根火柴。

“噗”，随着火柴的擦燃，刚才那一片喧闹的人声，“嘎”然而止。一时间，四周静极了，只能听见燃着的火柴杆子发出轻微的“滋滋”声。

火柴杆子燃去了一半。

“七大嫂，七大嫂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那个举着火柴杆的，有着一副温厚而慈祥的男中音的成年人问道。

“七大嫂，七大嫂，你发什么呆呀？”人群中有一个着急的声音，同时在询问。

叫七大嫂的女人，手里提着一挂长长的爆竹。那根火柴是用来点燃这挂爆竹的。“哦，哦！看我，看我。”这高高大大的七大嫂，果然发了呆，没把爆竹的引信伸过去。仿佛经人喊醒，她才记起自己的神圣职责，急忙擦起爆竹的引信，朝那团小小的火焰凑过去。忽然“噗噗”两声，有两滴眼泪正巧落在引信上，使那微弱的火团没有点燃引信。火团一晃，熄灭。

“唉！”围观的人群中，有一个苍老的声音，沉重地叹惜了一声。

兆头，兆头，多么不好的兆头啊？第一次竟没有点燃爆竹！七大嫂啊七大嫂，你什么时候不能流泪，偏在这个时候流呢？这是喜庆的时候啊！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塌场，偏就这个时候是塌不得场的！这一挂响爆竹，决定着一场非同一般的运气。而你，却没有让第一根火柴点燃这挂千响爆竹。照说你有一大把年纪了，偏要抢着干这年轻人爱干的事情。抢着干，你又呆呆痴痴，唉，粗心的七大嫂，该死的七大嫂啊……

这里，青石巷巷尾的一栋破旧的祠堂门前，停着一辆解放牌汽车。车厢里装着青石巷鞭炮厂十几位职工三个月的劳动产品。这是建厂以来的第一批产品，它即将运向山那面的城市里。两天一晚之后，它将把那一车爆竹换成现钱，付在这里的房租、电费、本钱和贷款，付清这十长个人三个月的工资。三个月呀，她们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。这是她们自己凑合着办的小厂子，没有谁给他们发工资，靠自己的劳苦付酬。他们终于生产出一车象样的货物。也许因为它的成双而会打开销路，从而使这个小厂身价百倍哩。

有一个细心的大嫂子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在车头上挂了一朵大红花。七大嫂则早就揽了放爆竹送行的美差。她，以及她家里的五张嘴巴，比任何人都更渴望这一车货物换成钞票。

七大嫂真高兴啊！她是一个直性子，高兴便抑制不住流眼泪。然而你流得那么不是时候啊。

“七大嫂，你，你真是！”有人埋怨她。

“七大嫂，我来，我来……”有人揉了揉她一把，又有人……

车中抢过去那挂爆竹。七大嫂觉得视线模糊了，只得由人摆布。

“划火柴！”有人喊。“噤。”火柴盒子被擦了一下，随之爆竹被点燃了。小巷的上空响彻“劈劈啪啪”的悦耳声。有些纸屑狠狠弹到七大嫂的脸上，她也不觉得疼痛。

高兴之余，她又感到有些内疚。老者那长长的一声唉叹，刺着她，她不迷信，却信兆头。她犯了多大的过失啊！但愿汽车一路顺风，保证他们的事业成功。

“笛笛。”汽车司机揪了两声轻柔的喇叭。这是一个从容的声音，一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声音。

押车的是两个人——司马胜司马林二兄弟。他们是这个瓦子里唯一顶用的两个男劳力。

有一个女人往坐在驾驶室里的司马兄弟手中塞过一个黄挎包，里面鼓鼓囊囊的装满了东西。

“司马，包里是些吃的。路上好好陪着师傅。有一瓶好酒，敬师傅一盅……”她还没有说完，便有一只大手伸过来，一把夺过那只挎包——那是一只白白胖胖的手，并且喊道：

“碰了鬼！你要他们出事啊？”

“顾书记，你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开车的不能喝酒。”那个叫顾书记的人说。他把酒瓶掏了出来，又把挎包掷进驾驶室说，“走吧，天不早啦。司马兄弟，你们把帐算清，把货交妥，路上小心啊。这是易燃物资，千万不能大意。司机同志，不要开英雄车呀。”

“放心吧，顾书记。”

了从“你回去吧，顾书记。”

“笛笛——轰隆隆”，汽车徐徐驶出青石巷，一上大街便加足马力，颠颠簸簸地向前驶去，很快便消失在一栋大楼后面去了……

“其实，好多司机也喝酒，没看见都翻车！”那个女人不满意顾书记的武断。

“唉，你这个大嫂，这是说不清的……。当然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”顾书记说。

“少喝点也不行？我这酒是好酒，不上头，提神提气……”

“顾书记，”七大嫂拉了那位矮胖和善的男人一把说，“你看我，几十岁的人了，还这么差劲儿！今天的兆头真不好，都怪我。”七大嫂仍在叨念那件事。

“七大嫂啊，七大嫂，这是什么时代了，你还那么迷信？真是！”

“要是好……当然好。”她笑了笑，眉头舒展了许多。

“顾书记，你说，我们这产品，能销得开吗？”人们问道。

“依我看，没得问题。我们请内行看了，说是质量不错。订货单位也来了人，点了头的。大家好好干，别看我们厂子小，只要守信用，讲质量，前途无限。”

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“好吧，大家快回去吃早饭。今天有大太阳，好干活。”

“顾书记，你是大忙人，想不到这么早也来送行。”

“你们没得活干，生活不下去，我这个镇委书记，睡不着的呀。”

“顾书记，要是当干部的都象你，就好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，你们不要给我戴高帽啦。和你们这些婆婆姥姥扯上了，没个完，不得断绛。”

“嘻嘻，你呀，都说你是个婆婆官呢。”

“婆婆官讨厌婆婆啦……”

顾书记摸着光光的下巴，笑了。眼角嘴角的皱纹全都朝下垂，真的倒是一副婆婆相。

“顾书记，随便上家去吃一口吧。”有人邀请他。

“可我屋里，还有个婆婆呢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大家都笑了。

太阳“腾”地跳出山来，象被笑声催出来似的。艳丽的阳光顿时把这座小小山城洗得通明透亮。

这傍山而筑的古老山城，北高南低，三面傍水，有一条终年清亮的河水环绕着她，象一条变色的项链，套在她的脖子上。这条项链随着阳光的变化，以及四面青山的映衬，不时变幻着颜色，为这古老的市镇保持着永久的青春。

小城的东边，林立着五光十色、高低参差的现代化建筑。这蓬勃的势头，一直伸过河去，不知要继续走出多远。而小城的西边，截然相反，全是古老的黑色屋顶和灰白色垛子建筑物。

这个还来不及挂出牌子的工厂，若干年前曾是黄姓人的旧祠堂。它寒碜地夹在这密密的黑色屋顶中间。

在热烈的爆竹声和开怀的笑声中，旧祠堂也不禁抖了抖苍老的身躯。瓦楞上有晶莹的东西，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，象是激动的泪花。她被时代遗忘了好些年头，而今当她老得快不行了的时候，人们竟然还给她这么多欢乐。

“哐啷”一声，祠堂大门锁上了。门上的什么东西“刷刷”地往下掉。几乎都已弯了腰、白了鬓的婆婆姥姥们簇拥着那个和蔼的“婆婆官”，迎着东天的朝阳，往缓坡下面那些黑色屋顶走去。他们都迈出很大的很带劲儿的步伐，走出一种令人感奋的姿态。他们尽量高昂起头，挺直腰，象是在无声地向大自然庄重地宣读一份关于自身价值的新的宣言。

是呵，是呵，“工厂”这个字眼，对于这些围着锅台转了快一辈子而又生活困难的女人们，是何等的神圣！而那些由她们亲手制作出来的产品，此时正被汽车载着，象小鸟一样，轻盈地带着她们的希望，飞翔在万绿丛中。她们的心里，如何盛得下这么多的欢欣呢？

爆竹声似乎还在飘浮。

朝阳似乎从没这样明媚过。杂乱而墨黑的屋顶，也显得分外好看。



好山。绿色的，被一夜露水洗得干干净净的大山，把蓝天当作一面镜子，在那里映照着她的清丽的姿容；她把晨雾当作洁白的纱巾，没完没了地摆弄着，不知究竟该怎样披到身上才更合适。

好树。伸着长长的手臂，轻轻舞动着簌簌作响的衣衫，欢迎这早行的使者，还时不时地“啪啪嗒嗒”，撒落一串串透明的珍珠，细心而又温柔地给“解放牌”洗去一路上的尘沙。

好水。长长的象一条玉带似的小溪，从山腰，从崖头，从树间，欢快地奔涌出来，轻松地跳跃着、奔腾着。俨然是舞步。对，是迷人的舞步。

好太阳。从一个山凹里升起来的太阳，把弯弯曲曲的山道照耀得通明透亮。

好鸟。唱着百十种小调儿，使单调而烦人的马达声，也变得中听了。

好风。那清鲜的、醉人的山风呵，迎面扑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汽车在飞快地奔驰着。

司马胜司马林兄弟心里很高兴。他们的高兴，不是为钱，也不是为了三个月的工资。他们见过钱，他们也捞过不少票子，不希罕这个东西。他们是为厂子里的老少弱者能够获得这样一个好收成而高兴，是为一个可怜巴巴的街道小厂子的振兴而高兴，是为七大嫂那一串打湿了爆竹的眼泪而高兴，是为顾书记亲自划燃的火柴而高兴，是为他们兄弟二人承担办厂的勇气和初战的成功而高兴。

现在，三个月的汗水和心血，又全部托付在他们兄弟身上，那车外的每一片绿叶，每一处崖头，每一泓流水，都象一双双眼睛，对他们兄弟二人充满希望和期待。因为他们高兴，也就不觉得任重道远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信任他俩，看得起他俩。而这个，便是司马兄弟最为缺少的，也是最为需

要的，是多少金钱也无法买到的。

身材敦实，有着一个宽阔的前额和一排洁白牙齿的是哥哥——司马胜。而弟弟司马林呢，比哥哥小了两岁，看上去却比司马胜显得大得多。身材高挑而又单薄，颧骨高耸，两条浓黑的眉毛，很不相称地嵌在一张窄小的脸庞上。

哥俩的相貌一点也不象，丝毫看不出一奶同胞的共同之处。这中间有个特殊的原因。司马胜是一个国民党投降将领留下的后代，而司马林则是母亲在前夫死后，和一个渔夫结合之后生下的骨肉。

母亲那段复杂而又曲折的经历，同样给她的后代留下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。他们从小就背着一个“反动军官子弟”的沉重包袱，艰难地生存于人世间。从小就被人唾骂，被人瞧不起。继父的身分，也不能扭转他们的命运。

世界对于他们是冷漠的。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有母爱，不管生活如何艰难，他们仍能得到母爱。他们也上过学，后爸拼命去河里打鱼，卖了钱，供他们上学。书包自然是破旧不堪的，在来往学校的路上又常常受到欺凌，他们全都忍受了，从小便懂得了忍受，也学会了忍受。不管怎样，他们是上学读书了。有书读，世间的一切冷酷人情和风霜饥寒，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，算不得什么了。当他们背着破旧的书包，装着全班最佳的成绩单回到家里时，他们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忘掉了。伤痕累累的幼小心灵，此时最充实，也最富有生命力。

可是，就连这个在艰难中产生的一点安定，也为时不长。在司马胜刚以优异的成绩跨入初中大门、司马林又以优异的

成绩毕业于小学的时刻，母亲突然病逝了。母亲是个脆弱的女人，以前没有经历过什么坎坷，所以承受不了前夫死后接二连三的刺激，很快便苍老了，又很快就耗尽了体内的热能，而那个渔夫，只能顺从命运的摆布，不能给母亲分担半点忧愁。

一个伪军官的太太倒下了，轻于鸿毛。只能草草地埋葬。渔夫拖着一辆破板车，拉着母亲的尸体，走在前面；哭干了眼泪的司马兄弟，木然地跟在后面，踉跄举步。城关附近的生产队，谁也不准他们埋葬一个伪军官的太太。如果埋下这个女人，似乎山会荒芜，人会遭瘟似的。他们走了整整一天，也没有埋葬母亲的地方。

后来，渔夫把爱妻的尸体搬到船上，带着两个儿子，把船划到一个很远的地方。那里的河道左侧，有一面笔陡的绝壁。渔夫把船靠在岸边，默默地从船舱里拿出一捆麻绳，往那绝壁上爬去。爬了很久才爬到绝壁顶上。他从绝壁顶上抛下长绳，绳头刚好落在船上。他把另一端缚在绝壁顶上的一根什么树桩上。又过了好一阵，渔夫才下得山来，脸上早已汗水淋漓。

渔夫回到船上，把包着白布的尸体驮到背上，用带子捆牢，然后用那鹰爪一样壮实的双手，抓着从绝壁上吊下来的麻绳，一步一步地朝悬崖上攀去。绳子一晃一晃的，不时有碎石从黝黑的赤脚板子下面滑下来，掉在河水里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溅起老高的水柱。然而那双赤脚，却一步一步地钩住凹凸不平的石头，倔强地往上攀登，母亲的尸体在他背上也是一晃一晃的……

司马胜害怕，闭上了眼睛。司马林则一动不动地盯着渔夫，眼光却是散乱的。也许他根本没有看见什么。

距离河面十余丈高的地方，好象有一处平台，能勉强立住脚。渔夫在那儿站下了。他跪伏于地，解下妻子的尸首，然后往一个洞子里塞进去。完全塞进去以后，渔夫又用绳子捆住自己的身子，从身上摸出铁锤和钢钎，在崖头凿起石头来。干了许久，才用一块块的碎石，封住了洞口。

渔夫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挂爆竹点燃了。凄厉的声音在旷野里冲撞着，天地间一片昏暗……

过了许久许久，有一只粗硬的茧手，在黑暗中抚摸着两个孩子的脑壳。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我们回家去吧。”

没有了母亲：哪还有“家”呢？司马兄弟又哭了，又一次哭干了眼泪。

失学了。唯一的希望破碎了。

渔夫起早摸黑，更加发狠地干活。辛辛苦苦地挣得一点钱，仍然想要供孩子们念书。他认为这样劳累是值得的，因为儿子仍然能给他拿回来出色的成绩单。但司马兄弟坚决退学了。这样一个家庭，这样一个环境，不是能够安心读书的保障。他们已经不小了，采取了极为明智的行动。

他们跟着父亲打鱼。

然而打鱼这个职业，在六十年代的汨罗江里，已经迅速在消失。上游和下游，连着修起几个水坝，鱼群出进往来繁殖产卵，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。鱼已经越来越少，司马一家三口人，想要依赖捕鱼为生，越来越困难了。

司马兄弟很快便长大了。哥哥司马胜，已经有了一副音

色低沉而又浑厚的嗓门，胳膊大腿上有了一股股的肌肉。

他跟渔夫说：“爹，把船卖了吧。”

老人听后，吓得直哆嗦，无力地翻着浑浊的双眼。他不敢想象，丢掉祖业会落魄到什么地步。他在水里生活了一辈子啊！但他却咬咬牙说：“听你们的便吧，你爹也老了！”爹确实老了。他是四十五岁那年收下那个伪军官太太的。在他的爱妻活着的时候，无论多苦多累，他觉得生活很愉快，有使不完的力气。他在世上孤单单的生活了几十年，中年以后有了爱妻，有了家，有了几口子吃饭的，这使他完全满足了。他觉得生活的总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几个亲人，这便是天伦之乐。

妻子倒下了，他觉得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，以前认定的那条生活之路，突然暗淡无光了。而且精神和体力也一日一日地垮下去。他晓得他再也不能摆弄那条船了。孩子们将要作出什么安排，他也无力支持和反对。他历来只晓得吃饭干活。

“爹，我们想要卖了船，积点钱，去学一门手艺。学手艺要置办行头，要给师傅送钱……”

“你们去办好啦。”老人说。

“今后要靠手艺赚饭吃，打鱼没有前途了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老人流着泪说。

当晚他去河里抚摸了船上的每一块板子，然后回到屋里，睡了整整两天。

地方上有个歹人，出来作弄司马兄弟，用很低的价钱强买这条鱼船。司马兄弟心里虽然非常明白，但却忍气吞声，

认了这笔不公平的交易。他们想得很简单：今后有了手艺，有了本事，就不怕人家作弄了。

母亲在临死之前，反复交代他们兄弟：凡事都要忍着点。让人不是怕人。还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才害了他们兄弟……

司马兄弟准备把卖船的经过讲给父亲听听，还没开口，老人便说：

“不要讲啦，不要讲啦！你们都是聪明人，不会错的，不会的。就按你们想要做的去做吧……”

多好的一位老人！

在失去宝贝渔船的十天以后，这个有五十年打鱼经历的老人，永远睡去了。他本来可以多活些岁月的。也许是因为爱妻去了，不甘在世上寂寞；也许是因为“鱼儿”离开了水，没了船，生活的整个意义都毁掉了……

司马兄弟没有本领给父亲买一口棺材，只得象父亲埋葬母亲一样，由司马胜吃力地背着渔夫的尸体，送进那面绝壁中的岩洞里，和母亲并排躺在一起。

哥哥从崖上下来对弟弟说：

“岩洞很宽很深，很干燥，也没有虫蚁。”

弟弟问：“娘呢？还好吗？”

“肉没有化，脸上好安详。”

“他们都会成仙的。那地方看得很远，他们的身子永远不会化……”

他们会保佑我们的。”

“会的……”

母亲死的时候，父亲为她放了一挂爆竹送行。他们兄弟也为父亲放了一挂爆竹送行。这是天底下最为简单的葬礼了。

……一晃，光阴逝去了十多年。

这十多年中，司马兄弟学了漆匠，学了木匠，学了印花匠，还学会了修理单车、钟表、潜水泵、电动机等好几门本事。有的是花了钱拜了师，更多的则是无师自通。

他们几乎什么都干过，什么苦都吃过，但却仍然没有发财，仍然住着渔夫留给他们的那个靠河的两间吊脚楼。

他们的同龄人，几乎都被招工招去了。这份好差事，轮不到他们头上。他们非常清醒地晓得，他们没有资格得到那份美差，他们似乎也不很看得起那份工作。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无拘无束。对过这种饿不死撑不饱的生活，他们似乎很乐意。伪军官和伪军官太太，死去多年了，别人仍然可以拿着这顶帽子阻止他们进入红色阶层。但是他们早就没了这个压力。谁要是提起父母亲的事，还拿那顶帽子来扣他们，他们便横眉怒目、瞪眼骂娘，打架自然奉陪。因为身子磨练得铁硬，到了可以打架的时候了。只要不做犯法的事，谁也奈何不得他们。只是不被招工、不给解决房子、不照顾困难罢了。他们不在乎。人已落到这步田地，脸皮子早已磨厚了。没有正式工作，大不了是讨不上老婆。那么和尚不也是人做的？命里注定，好事不是属于他们的。他们想得开。

然而他们认定的命运，却是不大准确的。

有一天，忽然有一个和蔼白净的小老头儿来找他们，在他们那很少擦过的椅子上，大咧咧地坐了下来，把兄弟二人